

我这一生不会倚赖任何人，或向任何人恳求时间、金钱及怜悯。我的一生，将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如果墙会说话

亦舒
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



亦
舒
新
经
典

我这一生不会忘记任何人，或任何一件小事，财富、金钱及任何物质，唯独一生，我要留在心里。

如果墙会说话

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未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5-2356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墙会说话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6.9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80228-110-5

I. 如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71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6002 号

如果墙会说话

策划：红书坊工作室

作者：亦舒

特约编辑：丁丽艳

责任编辑：罗平峰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：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：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：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32 开

版次：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228-110-5/I · 033

定价：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亦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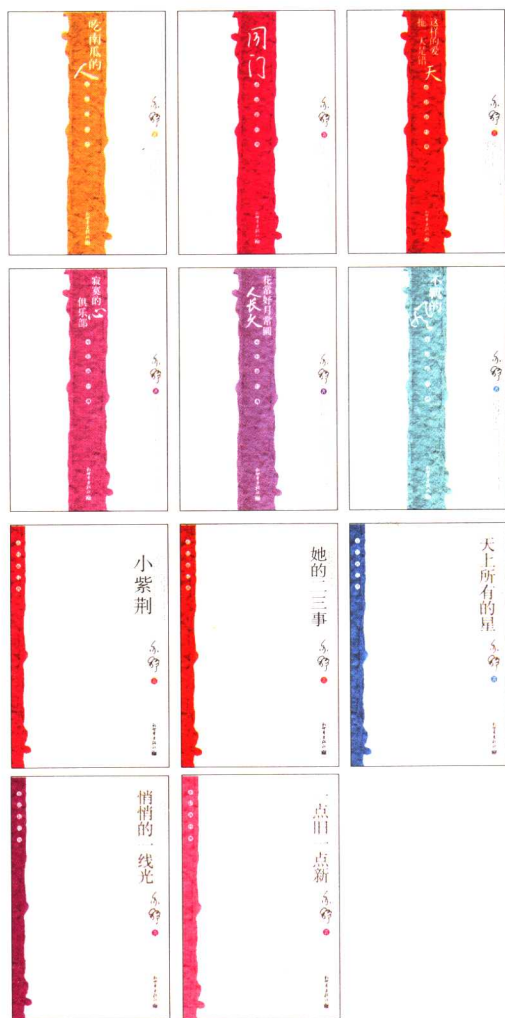
生于上海。

曾在《明报》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和编辑。

后赴英国留学，任职酒店公关部。

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，七年后辞职。

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，并移居加拿大。



丛书策划：红书坊工作室

特约编辑：丁丽艳

责任编辑：罗平峰

封面插图：门乃婷

装帧设计：奇文雲海

qwyh_cn@yahoo.com.cn



(一)

缆车径一号是一所三层楼老房子。楼龄60多年，40年代已经盖好，属于一户姓区的人家。祖先有理想：区氏三兄弟，共住三层楼，彼此照应，团结一起。

可惜孩子们长大了，全部另有发展，到最后分了遗产移民外国，对这只准住不准卖的祖屋不屑一顾，托银行租了出去。

二房东又另外分租给三个房客，三层楼不同姓氏，却也融洽。

缆车径一号几乎变成大杂院。全盛时期，三户人家12个孩子共养了两只狗四只猫。

房东换了又换，房客搬进搬出，老房子的位置在一间英文书院旁边，住客可以听得到上下课打铃声。它始终没有拆掉改建，因为地盘狭小，救火车上不去，发展商束手无策，它反而生存下来。



试想想，老房子，住过那么多人，每户人家都有一个故事，如果墙有耳朵，静静聆听，如果墙会说话，把听到的故事都转告我们，该是多么有趣的事。

可是，墙不会说话，只得由人来说。

第一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缆车径一号的粤籍主人已经移民，一个从上海来的小生意人车炳荣带着节蓄与妻儿南下，看中了这栋没有电梯但房间宽敞的房子，他把它顶了下来做二房东。

“看，”车先生说，“这方向还可以看到一线海，全层房子用煤气，多方便。”

车太太还未克服离乡别井之苦，呆视那一角蓝得如宝石般的海水，内心有丝仓惶。

忽然之间听到一阵急骤的铃声，她惊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隔壁华南英文书院放学了。”

“什么叫书院？”

“就是我们中学的意思。”

“将来，安真也读英文？”

“不会英文怎么行，还得学广东话。”

9岁的车安真坐了三日二夜火车抵达新环境，一切新奇有趣，她追着一只玳瑁猫一直到二楼，二楼开着大门，她跑进客厅。

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孩抬起头，笑问：“你新搬来？”

不知怎地，安真听懂了她的话，点点头：“我叫车安真。”她写给她看。

“有人姓车子的车？”那小女孩讶异，“我叫忻芝兰。”她也把三个字写出来。

玳瑁猫跳上她的膝头，忻芝兰有一双大眼睛，下巴尖尖，实在漂亮。

安真记得非常非常清楚，那时是黄昏，一丝金光自木窗户溜进来照在忻芝兰身上，连人带猫，似罩着金粉，好看极了。

忻家有一台收音机，放在很高的柜顶，叫它话盒子真没错，正在呢喃着唱吟不知什么调子，似和尚颂经，难听得叫安真骇笑，安真比较喜欢国语时代曲，像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。

安真试探地问：“芝兰，一起玩？”

芝兰点点头。

那天晚上，安真听见母亲说：“我与楼下忻太太谈过，她愿意续租。”

“那很好。”

“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：太太叫师奶，小姐叫大姑，子叫仔，抽屉叫柜桶，还有，你有没有看到女佣人那条长辫子？又把旗袍下摆剪了一大截，配裤子穿，木屐的的达达。”

车先生笑：“这叫南国风情。”

桌子上可不就放着一本《南国画报》。

车太太感喟：“胡家去了新加坡，那才是真正的蕉风椰雨。”

“胡太太习惯吗？”

“她说民风是真正纯朴，似君子国般，每日傍晚必下一场甘雨消暑，只是买不到塌苦菜及小棠菜，我到菜市去看过，这里也没有鸡毛菜。”



车先生感慨：“四散了。”

他妻子说：“我昨夜做梦看到性尧哥同我说话。”

车先生连忙安慰她：“安真倒是结交了新朋友。”

“小孩子，无心事。”

这时安真插嘴：“楼下住了什么人？”

“一位姓简的先生，你别去打扰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人家是位作家，爱静。”

说到作家，人人肃然起敬，连小安真都好奇地问：“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？”

“是呀，简太太漂亮极了，像个女明星。”

安真问：“他写什么故事，可给孩子们看？”

“简先生写武侠小说，刊登在《今晚报》上。”

车先生问：“有名气吗？”

“还不，但将来一定出名。”

车先生笑问：“你是车半仙？”

车太太赞叹：“写得好看极了，他送我一部《江南奇侠》，我不能释手，整日带在身边。”

车先生问：“忻家做什么？”

“在政府机关做文员，升了帮办，可住宿舍。什么叫帮办？”

车先生说：“是公务员中警官的意思。”

“忻太太吸烟。”

“你呢，爱打麻将，亦非好习惯。”

车太太感慨：“不打了，找不到搭子，我不会搓广东牌。”

如果墙会说话，它会这样讲：车忻简三户人家，难得有缘共住一个屋檐下，应守望相助。

才安顿下来，一日，车先生兴奋地说：“安真安真，带你出去看热闹。”

安真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学校不是放假一天吗，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加冕庆祝游行。”

车太太问：“英国女皇关我们什么事？”

车先生顿足：“你真糊涂，这城叫殖民地，是英属领土你可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，亦是租界？”

“我明日找本历史书给你读，你就明白了。”

“呵对，我想起来，清朝战败，由慈禧太后把小岛送给英人赔罪，可是这样？”

“安真，快换衣服。”

安真记得那是一个夏季的黄昏，到了大马路旁边，已经有人比他们早到。

许多人端了小凳子来。坐在他们父女前边的是一对年轻男女，男的是外国人，金头发、大眼、高鼻子，长得十分英俊，女的却是华人。

安真在她身后，看不清她容貌，她穿着车太太口中说的剪去一截的旗袍，那件唐装衫下摆被晚风掀起，露出她蜜黄色纤腰，那美好身段叫安真印象深刻，久久之后，仍然记得那一幕，至于游行有什么节

目，她反而忘了。

那外国男人与她态度亲昵，一只手一直搭在她肩膀上。

四周围的人对这对华洋情侣似乎有点抗拒，但却没有非议，这本是一个华洋杂处的城市。

巡游散却，回到家，芝兰叫她。

她送安真一只杯子，杯上印着女皇头像，伊年轻貌美，戴着一顶钻冠。

两个小女孩兴奋地聊天到深夜。

车家在缆车径一晃眼住了十年。

安真已是大学一年生，芝兰却没有升学，找到一份银行接待员工作。

车先生带来一点节蓄，本想做小生意，看定当了，发觉人生地疏不容易赚钱，还是保守点吃利息为上，只投资买了填海区一间小公寓。

车太太终于学会打广东麻将，可是午夜梦回，仍然看见她母亲和大哥，醒来泪盈于睫。

安真的一口粤语渐渐说得与土生儿一样流利。

十年里发生了几件大事。首先是，房客简先生终于成名，著作风行，洛阳纸贵。

安真一直蹲在他家门口看出版社最新送到的武侠小说，沉醉故事情节里，不能自拔。她时时痛心地认为八百度深度近视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。不过，换取阅读乐趣，必须付出代价。

她身边放着一盒肚脐饼干，开一瓶叫可喇的汽水，就可消磨整个

下午。

她把情节逐一转述给芝兰知道，芝兰很多时听得落泪。她俩最喜欢一个叫阿修罗的女角，武艺高强，可是闯不过情关，落个悲惨下场。

不过，正当简先生环境好转，他的感情生活却出了纰漏。

安真也是听大人说的。

“简太太忽然一声不响地走掉回内地去了。”

“嘎，可是挟带私逃？”

女人帮女人，车太太说：“有什么好带走，既无孩子，又无细软。”

“女人真奇怪，丈夫总算熬出头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走，多划不来。”

车太太瞪他一眼：“女人光吃饱就够，女人是宠物？”

车先生也生气了：“饱暖思淫辱。”

终于，简先生搬出去了，临走时，亲笔签名送安真一套小说。

安真发觉他一贯沉着，丝毫没有露出不如意的样子来，小女生十分佩服。

车太太说：“这叫做喜怒不形于色，是有涵养修养的表现，十分难得。”

安真笑：“爸一生气就骂人。”

“他呀。”车太太叹口气，想说什么，终于住口。

简先生搬走那天，安真在三楼目送他，向他挥手。

一楼空下来，只剩几件旧家具，安真与芝兰时时躲在空屋里谈天。

一张旧沙发的弹簧都坏了，坐下去，吱咕吱咕响，有点似女孩笑声，她俩有说不完的话，讲到车太太大声喊吃饭才罢休。

第二件大事：忻先生因觉得呼吸不顺畅，去看医生，诊断结果是他患了肺癌。

车先生物伤其类，觉得不吉，同妻子商量：“要不要叫他搬走？”

车太太答：“又不是肺病，不会传染，怎好落井下石。”

“将来……哭哭啼啼……丧气。”

车太太不去理他。

“一楼招租已有多月，只有一对年轻夫妻来看过，亦无下文。”

“现在银行愿意贷款给市民置业，有脑筋的人当然不愿交租。”

“聂律师说区家后人终于决定卖掉房子。”

“说说起码已有十年，作不得准。”

这个时候，安真与芝兰窝在旧沙发里谈心事。

安真天天一身白衬衫卡其裤，但芝兰却穿大蓬裙，裙子里还有一把伞似层层网纱做的大衬裙。

她长得美，也爱美。

她们在谈一个严肃的问题，声音很低很低，似在耳语。

芝兰叹息：“我想我是完全地爱上了他。”

安真犹疑地问：“那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太好太好。”

安真摇摇头：“像吃巧克力冰淇淋吗？”

芝兰的声音更低：“我真爱接近他，把脸贴在他背脊，闻他气息，听他心跳，有说不出的满足感觉，刹那间浑忘父亲的病，母亲的眼泪，我根本不想回家。”

安真十分向往，哗，恋爱。

“他长得是否英俊？”

“高大漂亮。”

“多大年纪？”

“21岁。”

安真心想，呵，那么老。

“他已经在航空公司工作。”

“忻伯母可知道这件事？”

芝兰忧郁地说：“她伤心欲绝，整日陪父亲进出医院，已无暇理会我。”

安真挺胸：“幸亏我们已经长大。”

芝兰站起来，走到墙壁面前，把整个身体平贴上去，像一只停在花瓣上的蝴蝶，她忽然咕咕地笑。

“安真，如果这墙有耳朵，我们的心事，它全知道。”

这倒是真的，少女的憧憬、爱恋、恐惧……都在倾谈的时候毫无保留地流泻出来。

“安真，墙知道的故事最多。

说着，芝兰凄然流下泪来。

楼上，车先生正问妻子：“安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在芝兰处吧。”

“那女孩早熟，叫安真不要与她太接近。”

“都十八九岁了，也该成熟啦。”车太太处之泰然。

“你这安乐派，”车炳荣顿足，“我看到有男人深夜送她回来，二人在门口吻别，作风大胆。”

“年轻人不知有长辈偷窥。”

车炳荣拉长面孔：“安真对男女之间的事知多少？”

车太太缄默。

“你有无灌输她两性知识？”

车太太打败仗：“那怎么好意思说，像我们，渐渐地不是也都明白了。”

“我想你还是直接与她讲一讲的好。”

“难以启齿。”

安真从楼下上来，刚好听到这一句。

那夜，她临睡之前，决定有空到大会堂图书馆去寻找有关知识资料，免叫母亲大人为难。

她躲在一个角落，翻阅生理卫生书籍，深切了解到两性身体内外结构。

然后，大胆地跑到游客区窄巷的外文图书档，一本正经要求购买有关画册。

叫安真讶异的有两件事：第一，图书售价极之高昂；第二，图片所示，不堪入目，胃口倒足。

她不敢带回家，把图书弃置在街边垃圾筒里，才吁出一口气。

第二天回到学校，离得男同学远远，似患上恐惧病。

连平常谈得来的马逸迅叫她，她都佯装听不见，匆匆避开。

那天晚上，她做功课到深夜，心血来潮，忽然走到长窗往楼下看。

缆车径还有城中仅存的一盏煤气路灯，灯下有一对年轻男女，在小小斜路上紧紧拥抱，女的分明是俏丽的忻芝兰。

男的身型高大，长着宽肩膀，与芝兰紧紧拥抱，俩人之间无一丝空隙。

良久良久，终于，远处传来犬吠，三楼有人开灯，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分开。

安真那晚失眠。

不久之前，她们一起去看电影，戏演到一半，男女主角接吻了，俩人还会异口同声地喊：“唷，肉酸”。可是今晚，不知在什么人的英明领导下，她竟然亲身演出这一幕。

安真觉得她与童年好友之间忽然有了距离。

第二天在早餐桌子上，车炳荣同妻子说：“昨夜，你亲眼看见了？”

车太太咳嗽一声，看了安真一眼。

车先生说：“安真，忻芝兰是坏女孩，你不要同她做朋友。”

安真为着保护朋友，忽然说：“他们快要结婚了。”

听到结婚二字，车氏伉俪的面色马上缓和下来：“怎么没听忻家提起？”

“因为忻先生有病，婚事不得不押后，要不然，一早举行婚礼。”

车太太点头：“早点结婚也好。”

安真乘机顾左右：“妈妈，你几岁结婚？”

“我们那一代多数早婚，20岁已算迟了。”

车先生却打蛇随棍上：“安真，你给我好好读书，我拼了老本让你做大学生，为着自己前途设想，你一定要努力学习。”

安真低着头唯唯诺诺。

车太太想起来：“安真，你那位马同学呢？”

安真喝完豆浆，站起来，拎起书包：“我上学去了。”

轻快地走到一楼，看见忻先生坐在藤椅上晒太阳，一边逗小猫玩。

安真说声早。

忻先生抬起头来，眯着双眼看着安真，像是不认识她似的，瘦削的面孔如骷髅般，了无生气，分明已经病入膏肓。

安真害怕了，退后一步，绕路匆匆上学去。

在学校里，马逸迅追上来：“安真，安真，你为什么不睬我？”

安真见他问得那么有趣，不禁回头嫣然一笑。

少女的娇嗔叫那年轻人神往，他松口气：“不是说在设计上有点困难吗？”

安真点点头。

“三时在图书馆见。”

安真说好。

马逸迅提醒她：“建筑系毕业生只得入学生四分之一。”

安真立刻感觉到压力，小脸上添了阴霾。

马逸迅又即刻安慰她：“不过安真你成绩平均。”

这时，另外有同学过来同安真说：“星期六聂健人家开舞会，你也一起来吧。”